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趣书文库



福尔摩斯探案集(下)
沉默的羔羊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沉默的羔羊

托马斯·哈里斯 著



1

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是处理系列凶杀案的部门，位于昆迪可学院大楼的底层，有一半埋在地下。克拉丽丝·史达琳从射击训练场沿荷根小径一路急速走来，到这儿时已是满脸通红。她的头发里有草，那件联邦调查局学员的防风衣上也都沾着草，那是在射击场一场抓捕训练中她冒着火力猛扑到地上时沾上的。

外面的办公室没有一个人，所以她就对着玻璃门，就着自己的影子，将头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她知道自己不用过分打扮看上去也是可以。她的手上有火药味，可已经没时间洗了，该部的头儿克劳福德说，现在就要召见她。

她发现杰克·克劳福德独自一人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办公套间里。他正站在别人的桌子边打电话。一年来，她这倒还是第一次有机会好好地打量他。她所见到的他的样子，叫她觉得不安。

平日里，克劳福德看上去像一位健康的中年工程师。他读大学时的费用很可能是靠打棒球支付的一像是个机灵的接手，由他来挡投手员，对方可就头疼了。但现在，他瘦了，衬衫的领子那么大，红肿的双眼下是黑黑的一圈。每个能看报纸的人都知道，行为科学这个部眼下正被人骂得狗血淋头。史达琳希望克劳福德不要开足马力拼老命，可在这儿，那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克劳福德突然“不！”地一声结束了他的电话谈话。他从腋下取出她的档案，打了开来。

“克拉丽丝·M·史达琳，早上好！”他说。

“你好。”她只是礼貌地笑了一下。

“也没出什么事，希望叫你来并没有把你吓着。”

“没有。”史达琳想，这么说并不完全是真的。

“你的老师告诉我你学得不错，班上排前十五名。”



“但愿是这样。成绩他们还没有张榜公布呢。”

“我时不时地会问他们。”

这使史达琳有些吃惊；她原来认为为克劳福德是个招募新手的警察小队长，两面派的耍滑头角色，成不了什么大器。

克劳福德曾以特工人员的身份应邀在弗吉尼亚大学讲过课，史达琳是在那儿遇见他的。他开的犯罪学课程质量高，她之所以来联邦调查局，其中就有这个因素。她获得进入学院的资格后曾给他写过一条子，可他一直没有回音；在昆迪可当实习生三个月了，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史达琳是那种不求人施恩、不强求他人友谊的人，但克劳福德这种做法还是叫她感到困惑和后悔。可此刻，她很遗憾地注意到，当他的面，自己竟然非常欣赏他。

显然，他是出什么事了。克劳福德身上除了他那才智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机敏，史达琳注意到这一点首先是在他的色感及其衣服的质地上，这即使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千篇律的标准着装上也能看得出来。现在的他整洁却了无生气，仿佛人正在蜕皮换骨似的。

“来了件活儿，我就想到了你。”他说，“其实也不是什么活儿，更确切地说是一份有趣的差使。你把那椅子上贝利的东西推开坐下。你曾说过，学院的实习一结束，你就想直接来行为科学部。”

“是的。”

“你的法医学成绩很好，但没有执法方面的经历。我们需要有六年执法经历的人，至少六年。”

“我爸曾是个司法官，那种生活什么样我知道。”

克劳福德微微笑了笑。“你真正擅长的的是心理学和犯罪学这一双专业，还有就是在在一个心理健康中心干过，几个夏天？是两个吗？”

“两个。”

“你那心理咨询员证书现在还能用吗？”

“还可以管两年。我是在你到弗吉尼亚大学开讲习班之前得到这证书的，那时我对将来做什么还不确定。”

“雇用单位冻结不招人，你就被困住了。”



史达琳点了点头。“不过我还算运气一退而求其次发现结果是获得了法医会会员的资格。接下来我可以到实验室干干，直到学院有空缺的职位。”

“你曾写信给我说想到这边来是吧？我想我没有回信——我知道我没有回。应该回的。”

“你有许多别的事要忙。”

“你知不知道有关 VI - CAP 的情况？”

“我知道那是指‘暴力犯罪分子拘捕计划’。《执法公报》上说你们正在处理数据，还没有进入实施阶段。”

克劳福德点点头。“我们设计了一份问卷，它适用于当今所有已知的系列凶犯。”他将装在薄封皮里的厚厚一叠文件交给了她。“其中一些是为调查人员准备的，还有一部分是为幸存的受害者准备的，假如有幸存者的话。那蓝色部分是要凶手回答的，假如他肯回答的话。粉红色那部分是提问者要问凶手的一组问题，他以此获得凶手的反应及回答。案头活儿不少呢！”

案头活儿。克拉丽丝·史达琳出于自身利益，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小猎犬一样往前闻着什么。她闻到有一份工作正向她降临——那工作很可能没有一点意思，只是往一个什么新的电脑系统中输入原始数据。但这对竭尽全力进行行为科学部的她说来是诱人的，可她知道，女人一旦被拴住做秘书，结果会是什么样——一辈子就在这位置上呆着吧。选择的机会来了，她要好好地选择。

克劳福德在等着什么——他刚才肯定问过她一个什么问题。史达琳不得不匆匆搜索自己的记忆。

“你做过哪些测试？明尼苏达多相人格类型测验，做过吗？还是罗夏测验？”

“做过，是明尼苏达多相人格类型测验，罗夏测验从没有接触过。”她说，“还做过主题理解测验，给儿童做过本德一格式塔测验。”

“你胆子被吓小了吗，史达琳？”

“现在还没有。”

“你瞧是这样的，我们对在押的三十二名已知系列凶犯都试着进



行了询问和调查，目的是为一些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的案子建立一个心理总结的数据库。其中大部分人都能配合——我想他们的是因为想出风头吧，不少人是这样的。二十七人愿意合作。四名死囚的上诉还没有裁决，故而死不开口，也可以理解就是。但是我们最想要的一个人的合作还未能获得，我要你明天就去精神病院找他。”

克拉丽丝·史达琳胸中咯噔一下感到一阵喜悦，同时又有几分害怕。

“那人是谁？”

“精神病专家，汉尼巴尔·莱克特医生。”克劳福德说。

在任何文明场所，一提起这名字，接下来的总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史达琳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克劳福德，可是她非常平静。“汉尼巴尔，食人魔王。”她说。

“是的。”

“好的，呃——行，可以。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不过你得知道，我在想——为什么选我去呢？”

“原因是为你是现成的人选，”克劳福德说，“我不期望他会合作。他已经拒绝过了，但以前是通过精神病院院长这个中间人来谈的。我得能对人说，我们已有合格的调查人员前去找过他并亲自提问过他。有些原因跟你毫无关系。我这个部里再派不出别的人去干这事了。”

“你们被野牛比尔困死了，还有内华达那些事儿。”史达琳说。

“你说对了。还是刚才说的一大活人没几个了。”

“你刚才说明天去——这么急！手头的案子有收获的没有？”

“没有。有倒好了。”

“要是他不肯和我合作，你是不是还要我对他作心理评估？”

“不要了。莱克特医生是个很难琢磨的病人，有关他的评估我这儿多得都齐腰深了，全都不一样。”

克劳福德摇出两片维生素 C 倒入手心，在凉水器那儿调了一杯沃尔卡赛尔脱兹饮料，将药片冲服了下去。“你知道，这事很荒唐；莱克特是位精神病专家，自己还为有关精神病的一些刊物撰稿——东西



写得很不一般呢——可他从未显露自己那一些异常。有一次在几个测试中，他假装配合精神病院的院长奇尔顿——坐着无聊将血压计的袖带套到了自己的阴茎上，还有就是看一些破烂照片——接着他就将了解到的关于奇尔顿的情况率先发表了出来，把人家愚弄了一番。研究精神病的学生，虽然研究领域和他这案子没有关系，他们的信件，他倒都认真答复，他干的全是这么一套。假如他不愿和你谈，我只要你直截了当地报来，他样子如何，他的囚室什么样，他在做些什么。自然色吧，不妨这样说。注意那些进进出出的记者。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记者，是办街头小报的新闻人。他们喜爱莱克特甚至胜过安德鲁王子。”

“是不是有家色情杂志曾经出五万美金要来买他的几张处方？我似乎有那印象。”史达琳说。

克劳福德点了点头。“我敢肯定，《国民秘闻》已经买通了医院里什么人，我一安排你去，他们可能就知道了。”

克劳福德将身子往前倾，直到与她面对面相距只有两英尺。她盯着他的半片状阅读用眼镜看，那双眼下的眼袋变得模模糊糊。他最近都在用利斯特灵漱水漱口。

“现在我要你全神贯注听我说，史达琳。你在听吗？”

“是，长官。”

“对汉尼巴尔·莱克特要十分留心。你与他打交道的所有程序，精神病院的院长奇尔顿医生会过一遍目的。不要偏离这手续。无论如何，一丝一毫也不要偏离这手续。就算莱克特和你谈，他也只不过想了解你这个人。那是一种好奇心，就像蛇出于好奇要往鸟窝里探头探脑一样。你我都明白，谈话中你得来回有几个回合，但你不要告诉他有关你自己的任何细节。你个人的情况一丝一毫也不要进入他的脑子。你知道他对威尔·格雷厄姆是怎么做的。”

“出事后我看到了报道。”

“威尔逮他时，他用一把裁油地毯的刀将威尔的内脏切断了。威尔没死也真是命大！还记得《红色龙》吗？莱克特让弗朗西斯·多勒赖德对威尔及其家人下了毒手。威尔的脸上看他妈的像被毕加索画过似的，这都是莱克特的功劳。在精神病院他还将一名护士撕成了碎



片。干你的工作，只是千万别忘了他是什么人。”

“什么人？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是个恶魔。除此之外，谁也不知道。也许你最终能找到答案；我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挑你来的，史达琳。我在弗吉尼亚大学时你就问过我几个有深度的问题。局长要看的是底下有你签名的自己的报告——要是报告写得清楚、简洁、有条理的话。那由我定了。星期天九点我一定要拿到报告。好了，史达琳，计划行动吧。”

克劳福德朝她微微笑了笑，可他的眼睛却没神得很。

2

弗雷德里克·奇尔顿大夫，五十八岁，州立巴尔的摩精神病罪犯医院院长。他有一张宽宽大大的桌子，上面没有放任何硬或尖的东西。一些工作人员管这桌子叫“护城河”，而别的一些人却不明白“护城河”一词是什么意思。克拉丽丝·史达琳来到奇尔顿大夫的办公室时，他仍旧在他那桌子后面坐着。

“有不少侦探来过我们这里，可我记不得有谁比你漂亮些。”奇尔顿说这话时依然没有站起来。

他伸过来的手亮亮的，史达琳连想都不用就知道他用羊毛脂抹过头发。她在他前先松了手。

“是史达琳小姐，是吗？”

“是史达琳，大夫，中间是个 a。非常感激你抽时间见我。”

“这么说联邦调查局也拼命动起女孩子的念头来了，哈，哈。”他笑笑抽了口烟；说话的中间他常这么做。

“的确局里有长进，奇尔顿大夫。”

“你在巴尔的摩要呆几天吗？你知道，要是你了解这个城，你在这儿是可以过得很快活的，跟在华盛顿或纽约一样。”

她转过脸不去看他的微笑。她马上意识到，对方已看出了她的反



感。“我确信这个城市很棒，可是我奉命来见莱克特医生，下午就要回去汇报的。”

“以后要联系，你在华盛顿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打电话找到你？”

“当然有。你的细心真使我感激。特工杰克·克劳福德负责这项计划，通过他你总能找到我。”

“明白了。”奇尔顿说。他的脸颊斑斑驳驳的呈粉红色，头发却是怪异的赤褐色，彼此很不搭配。“请把你的身份证给我。”他一边让她站在那里，一边不急不忙地检查她的身份证。随后他将身份证交还她，站了起来。“要不了多少时间的，跟我来吧。”

“我想你是否应该把情况给我简要介绍一下的，奇尔顿大夫。”史达琳说。

“我们可以边走边谈。”他从桌后绕了过来，看了看表。“半小时后我有个饭局。”

该死！她刚才应该很快地好好观察他一下的。他或许不是个并不重要的人，可能了解一些很有用的情况。虽然她不擅假笑，假笑这么一次也伤不了她什么。

“奇尔顿大夫，我和你的约会是在此刻。原本就安排在你方便的时候，可以抽点时间给我。和他的谈话中可能会有什么事冒出来，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可能还得先和你谈一下。”

“这，我倒确实表示怀疑。哦，走前我还得打个电话。你到外面办公室去，我马上就赶来。”

“我想把我的外套和雨伞留这儿。”

“放那边外面，”奇尔顿说，“交给外面办公室的艾伦，他会收起来的。”

艾伦穿着就像发给收容人员穿的睡衣一样的。他正在用衬衣的下摆擦拭着烟缸。

接过史达琳外套的时候，他将舌头在口腔里面绕了一圈。

“谢谢。”她说。

“谢什么。你多长时间拉一次屎？”艾伦问。



“你说什么?”

“屎出来要好长时间吗?”

“东西我还是自己找地方挂吧。”

“你又没什么东西挡着一弯下身就可以看到了，看它一接触空气是否变颜色。你这么做吗？看上去是否像是自己长了根褐色的大尾巴？”他抓着外套不肯放手。

“奇尔顿大夫叫你去他的办公室，现在就去。”史达琳说。

“不，我没叫他。”奇尔顿大夫说，“把外套放进衣橱去，艾伦，我们走了别又拿出来。放进去。我原本有个专职的勤杂女工，裁减人员后就没了。刚刚让你进来的那女孩儿只是每天打三个钟头的字，然后就是艾伦了。所有打杂的女孩儿都去哪里了，史达琳小姐？”他朝她看了看，眼镜片泛着光。“你带武器了吗？”

“没有，没带武器。”

“我可以检查你的背包和公文包吗？”

“我的证件你已经看过了。”

“那上面说你是个学生。请让我看一下你的东西。”

克拉丽丝·史达琳听到身后第一道重重的钢门咔嚓一声关上，门臼臼上时，身子猛得紧张了一下。奇尔顿在她前面一点点，沿单调一式的绿色走廊走着。空气中散发着来苏儿皂液的味道，远远地还可以听到嘭嘭的关门声。史达琳恨自己，竟让奇尔顿伸手去摸她的背包和公文包。她沉沉地迈着步，压一压怒气，也好让注意力集中起来。好了没事了。她控制住了自己，感到心底踏实，好像急流中的砂砾底层，沉稳地在那里躺着。

“莱克特是个让人非常伤脑筋的家伙。”奇尔顿转过头来说，“一个勤杂工每天至少得花十分钟下他收到的那些出版物上的钉书针。我们曾经想办法不让他订书或减少订书的量，可他一纸辩护状法院就否定了我们的做法。他私人邮件的数量也曾经非常之多。谢天谢地，自从新闻报道中出现了别的人物，他就没那么受欢迎了，邮件也少了。有一段时间，每一个做心理学硕士论文的可恶的学生好像都要从莱克



待这里捞点什么写进论文中去。医学杂志还在发他的文章，可那只是为了他的署名，有点莫名其妙的价值。”

“他给《临床精神病学》杂志写过一篇关于手术成瘾的很好的文章，我曾是这样想的。”

“你这样想的？是吗？我们曾企图研究莱克特，原以为‘来了一个做划时代研究的机会’一弄到这么一个活人，太难得了！”

“一个什么？”

“纯粹一个自知犯罪却毫不在乎的变态者，和社会作对，显然他就是这样的人。但他像厕所里的石头，难以攻破，极其世故，标准化测试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还有，唉，他极其仇恨我们。他认为我是带给他报应的人。克劳福德倒是很聪明——不是吗？一用你来对付莱克特。”

“你这话什么意思，奇尔顿大夫？”

“我猜想你们管这叫用年轻女子来‘激起他的情欲’吧。我相信莱克特已多少年没见到过女人了——或许曾瞥见过一眼打扫卫生的一个什么人。我们平时不让女人在这儿，留着她们就是麻烦。”

“滚你的蛋，奇尔顿！我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大夫。那不是一所出产迷人女子的学校。”

“那么你应该能够记住这些规矩：不要将手伸过栅栏去，不要碰栅栏。除柔软的纸，什么也不要递给他。钢笔、铅笔都不行。有时他可以用他自己那毡制的粗头笔。你递给他的纸，上面不能有钉书针、回形针或大头针。物品只能通过装食物的滑送器传给他，回出来时也一样，不得例外。他要是通过同事栏递什么东西给你，你一件也不能接。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们又穿过了两道门，自然光已被抛在了身后，照不到这儿了。这时他们已走过了收容人员可以互相串联的监护室，一直到了既不能有窗户，犯人也无法相互乱串的病区。走廊的灯都罩着厚厚的铁栅栏，就像轮机房里的灯一样。奇尔顿大夫在其中的一盏灯下面停了下来。他们的脚步一停，史达琳就听到墙后面某处一个声音，已经叫喊

得声嘶力竭。

“莱克特只要出牢房，一定得手铐脚镣全身枷锁，嘴巴也得罩住。”奇尔顿说，“我告诉你为什么。逮进来之后的头一年，他倒还是个合作的模范，周围的安全措施也就有些放松了——你知道那是在前任负责管理的时候。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下午，他声称胸痛，被带到了诊所。为了给他做心电图时方便一些，就解除了他身上的枷锁。当护士向他弯下身去时，他对她干了这个。”奇尔顿递给克拉丽丝·史达琳一张翻得卷了角的照片。“医生们想方设法保住了她的一只眼。整个时间内莱克特都通着监控器受着监视。他打断了她的下巴，要去够她的舌头。就是在他将舌头吞下去的时候，他的脉搏也都一直没有超过八十五下。”

史达琳不知道哪个更糟些，是这照片呢，还是奇尔顿专注地在她脸上搜寻时那淫邪贪婪的目光。她想到的是一只口渴的鸡，在吸她脸上的泪水。

“我把他关在这儿。”奇尔顿说着按了按厚厚的双重安全玻璃门旁边的一个按钮。一名大个子勤务员让他们进了里边的房间。

史达琳下了决心这对她来说很艰难，刚一进门就停住了脚。“奇尔顿大夫，我们确实需要这些测试的结果。如果莱克特医生觉得你是他的敌人——要是他非这么看你的话，正如你说的那样——那么我自己单独去找他，也许运气会更好些。你看呢？”

奇尔顿的半个脸抽搐了一下。“这对于我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在我办公室时你就可以这么建议的，我可以派一名勤务员陪你，也省了时间。”

“假如你在那儿就把情况介绍给我，我原本是可以这么做的。”

“我想我不会再见你了，史达琳小姐。巴尼，她和莱克特一谈完，你就打电话叫人把她带出去。”

奇尔顿再也没看她一眼就走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脸上没有表情的大个子勤务兵了。他身后是一只静悄悄的钟以及一只由铁丝网护着的橱，里面放着梅斯催泪毒气，监禁工具，口罩以及麻醉枪。墙架上系着根一端呈U形的长管装置，



那是为将暴徒扣绑在墙上用的。

勤务兵看着他说：“别碰栅栏，奇尔顿大夫跟你说了吗？”他的声音高而且沙哑，让她想起演员奥尔多·雷的嗓音。

“是的，他说了。”

“好。走过别的囚室，右边最后一间。过去的时候走在走廊的中间，什么事也不要去看。可以把他的邮件带给他，到了右边尽头就丢下。”勤务兵私下里好似觉得很好玩。“邮件你就放在盘子里让它滑进去。假如盘子在里边，你可以用绳索把它拉出来，或者他也可以送出来。盘子留在外头他是够不着你的。”勤务兵交给她两本杂志，书页都散落了，另有三份报纸和几封拆过的信。

走廊长约三十码，两边都是囚室。有的囚室墙上垫着衬垫以免犯人自伤；囚室开有观察窗，长而窄，就像一个射击口，开在门的中央。剩下的则是标准的牢房，栅栏组成的墙向着过道。克拉丽丝·史达琳知道牢房里有人，可她努力不去看他们。她已经走过去了一大半路，忽然一个嘶嘶的声音传进耳朵：“我能闻得到你的气味！”她不露声色，就像没那回事儿，继续往前走。

最后一间囚室的灯亮着。她走过去，侧身走到走廊的左边朝里看。她知道，自己脚跟的声音已向对方表明，她来了。

3

莱克特医生的囚室别的牢房离得很远，对面只是隔着过道的一间小屋。其他方面也跟别处不同。正面是一面栅栏墙，但墙内还有一道屏障，两墙相距是人所够不到的。第二道屏障是一尼龙编织的网，从地面一直伸到天花板，由一面墙拉到另一面墙。网后面，史达琳看到有一张桌子牢牢地钉在地板上，桌上堆着高高的书籍和文件。还有一把直靠背椅，也钉死在地板上。

汉尼巴尔·莱克特医生白个儿半躺在铺位上翻阅着意大利版的



《时尚》杂志。他右手拿着拆散的纸张，再用左手一张张放到身边。莱克特医生左手上有六根手指。

克拉丽丝·史达琳停在离栅栏不远处的地方，距离大约是一个小小门厅的长度。

“莱克特大夫。”她的声音在她听来还算正常。

放下杂志，抬起了头。

就在这一刹那，她猛然觉得他那凝视她的眼神似乎都能发出低低的声音似的，然而她听到的只是自己的血液在流动。

“我叫克拉丽丝·史达琳。想和您谈谈吗？”她说话的腔调冷冷的，礼貌而含蓄。

莱克特医生将一个手指放在噉起的嘴唇上，想了想，然后慢慢地立起身，平静地走到关着他那笼子的前面，在不到尼龙网的地方停了下来，看都没看那网一眼，仿佛早已选好了那个距离。

她看到他个头不高，毛发皮肤油光光的，手上臂上看得出金属丝一般的力量，就像她自己的一样。

“早上好。”他说，仿佛为她开门似的。有教养的声音里稍有几分嘶哑，像金属的擦刮声，可能是很久不说话的缘故。

莱克特医生的眼睛呈褐紫红色，反射出红色的光点。有时那光点看上去像火花，正在他眼睛中闪烁。他两眼紧盯着史达琳全身上下。

她又稍稍向栅栏走近了一些，前臂上汗毛直竖，顶住了衣袖。

“大夫，我们在心理剖析方面碰到了一个难题，我想请您帮忙。”

“‘我们’是指昆迪可的行为科学部吧。我想你是杰克·克劳福德手下的一员。”

“是的，没错。”

“可以看看你的证件吗？”

这她倒从没料到。“在……办公室时我已经出示过了。”

“你是说你给弗雷德里克·奇尔顿，那个博士，看过了？”

“是的。”

“他的证件你看了吗？”

“没有。”



“我可以告诉你，学术界的人读书太少。你碰见艾伦了吗？他不是很讨人喜欢？他们俩你更愿意和哪个交谈？”

“总的来讲，我要说还是艾伦。”

“你大概是个记者，奇尔顿让你进来是得了钱。我想我有资格看一下你的证件。”

“好吧。”她将压膜的身份证举了起来。

“这么远我看不见，请送进来。”

“这不行。”

“因为是硬的？”

“是。”

“问问巴尼。”

这位勤务兵走了过来，他考虑了一下。“莱克特大夫，我把这身份证送进去，可是我要时你如果不还一要劳驾所有的人来将你捆住才奏效——那我可就不高兴啦。你让我不高兴，你就得一直那么捆着，等到我对你的态度变得友好为止。通过管道送吃的，为了体面裤子一天换两次——这一切你都不用再想了。你的邮件我也将扣着一星期不给。听懂了吗？”

“当然，巴尼。”

身份证放在盘子里溜了进去，莱克特医生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

“实习生？上面说是‘实习生’。杰克·克劳福德把个实习生派来和我谈？”他把身份证在他那洁白的小牙齿上拍了拍，又嗅嗅上面的味道。

“莱克特大夫。”巴尼说。

“那是自然。”他把证件放回盘子，巴尼将盘子拉了出来。

“我还在院里接受考验，是这样的。”史达琳说，“不过我们要谈的不是联邦调查局，我们是要谈心理学。对我们要谈的内容我有没有资格，您自己可以决定吗？”

“事实上……你还真聪明。巴尼，你是否觉得该给史达琳警官弄把椅子来？”莱克特医生说。

“奇尔顿大夫没跟我提到什么椅子的事。”



“你的礼貌哪儿去了，巴尼？”

“你要椅子吗？”巴尼问她，“原本我们也可以准备一把的，可他从来就没有一暖，一般也没人要留那么久。”

“请帮我拿把，谢谢。”史达琳说。

巴尼从过道对面锁着的小屋里拿来一把折叠椅，打开放好，然后离去。

“好了，”莱克特斜靠着他的桌子坐着，面对着她说，“密格斯对你说什么啦？”

“谁？”

“茅提波尔·密格斯，那边囚室里那个。他对你喊了一声，说什么来着？”

“他说，‘我能闻得出你身体的味道。’”

“明白了。我倒是闻不到。你用伊美艳润肤露，有时抹拉艾尔·杜·泰姆普牌香水，可今天没有。今天你一定没有用。对密格斯的话你怎么想？”

“他对人有敌意，原因是我所不知道的。这很糟糕。他恨人，人家也恨他，成了恶性循环。”

“你恨他吗？”

“我很遗憾他神经错乱，此外还吵吵闹闹。香水的事您是怎么知道的？”

“你刚才取身份证时有一股香气从你包里跑了出来。你的包很漂亮。”

“谢谢。”

“你带来的是你最好的包吧？”

“是的。”这倒是千真万确。她攒钱买了这只一流的日用手提包，也是她拥有的最好的一件东西。

“比你的鞋可是好多啦。”

“说不定鞋也快会有好的了。”

“我相信。”

“大夫，墙上那些画是您画的吗？”



“你是不是以为我叫了个搞装潢的人进来弄的？”

“水槽上方那幅是不是画的一座欧洲城市？”

“那完全是佛罗伦萨。这是从贝尔维迪宫看去的维乔宫和大教堂。”

“是凭记忆画出来的吗？所有的细节？”

“史达琳警官，我看不到外面的景，只有靠记忆。”

“还有一幅是耶稣受难图？中间的十字架上空的。”

“那是事实，耶稣被钉死的地方，他的尸体已经从十字架上被移了下来。用彩色的笔和魔笔涂在小贩卖的报纸上的东西。小偷的情形就是这样，答应他升天堂的，逾越节宰杀的羊羔一拿走，他真正得到的就是那下场。”

“什么下场？”

“腿自然是给打断了，就像他那个嘲弄基督的同道一样。你对福音书中的《约翰福音》一点也不知道吗？那么就看看杜乔的画吧——他画的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画非常精确。威尔·格雷厄姆好吗？他现在看上去怎么样了？”

“我不认识威尔·格雷厄姆。”

“你知道他是谁。杰克·克劳福德的门客，你的前任。他的脸现在看上去什么样子？”

“我说过我不认识他。”

“这叫做‘老一套的胡乱涂那么几笔’，史达琳警官。这么说你不介意吧？”

一阵沉默之后她直奔主题。

我这个比您说得还要好些：“这儿有几个老一套的问题我们可以来碰它一碰。我带来了一”

“不，不，这样很不好，很蠢。别人在说话不间断的时候，千万别来什么警句妙语。听着，听懂一句妙语就作答，会使同你说话的人匆匆忙忙往下赶，前后都脱节，对谈话气氛没好处。我们能往下谈，靠的就是气氛。你刚才表现得蛮好，谦恭礼貌，也肯受规矩，密格斯虽然叫感到难受，你倒还是说了真话，这就建立起了我对你的信任。